

神話與龍

琴台聚
葉輝

杜而末的神話分析，可以說是「為月所迷」的「太陰神話派」。他在《論月獸》中指出，龍就是月神，他引《瑞應龍》：「黃龍者……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並指出這段文字所描寫的正是月亮。這是他一貫的分析方法，神話裡凡物皆月。何新參考楊希牧所譯《符號的傳播》，認同書中所論十字符號與太陽神的關係，從而在對照中國古代器物、岩畫的十字圖紋之下，認定「中國遠古曾存在一元的太陽神信」。亦即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以日為原始人創作象徵故事的唯一題材」。王孝廉在《不死與再生》一文中說：「……游牧民族所信仰的通常是天，是太陽，是強而有力的父性神，而農耕民族信仰的多半是大地，是月亮，是溫柔的母神。」中國古代，可能兩者並存，也可能由太陰信仰演變為太陽信仰。

太陰與太陰猶如日與夜，日神與月神的信仰，乃陰陽哲學的原型。梁啟超曾據《國語》片段，論說陰陽觀念晚出於春秋戰國之際。查陰陽觀念貫串於《易經》，或可上溯至神話的伏羲時代。太陰與太陰猶如男與女、天與地，觀乎漢代畫像磚石拓片，伏羲與女媧交尾，女媧執規，伏羲執矩，規量天之圓，矩測地之方，或可視作中國の日神與月神之起源。何新的《龍鳳新說》認為龍的特徵有四：一、大小不定，長短無形；二、春後見於水，秋後隱其形；三、可以發光，可以變得幽暗；四、來自天泉，基於上述四點，認定龍就是雲神。何新儘管尚能自圓其說，但如果用杜而末的解釋方法反證，雲的特徵不也是月的特徵？何新的分析還不足以證明「龍」與「雲」三位一體的生成都關係。

聞一多那一輩學者以為龍鳳是上古的圖騰生物，已被考古

今非昔比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在往廣東省某農莊的旅遊車上，旅遊公司安排了娛樂節目放送，全都是香港一九八〇年代全盛時期的MTV。

旅客原已閉目養神，但一聽見金曲便都聚精會神欣賞，神情好像「久旱逢甘露」。當然要一提的是這群後中年旅客來自香港，正在播送的節目全是他們熟悉的金曲。

陳慧嫻穿著紅帽子和紅袍在紅館演唱《跳舞街》。她的歌曲如《傻女》等曾是在北美和歐洲求學在香港莘莘學子的食糧。他們在她清脆的歌聲裡懷想心中的女孩，想像她如何在遠方的家鄉裡等著他怨着他。然後是王菲的《容易受傷的女人》。人們一邊聽著她的歌，一邊在吃著幾乎是在寒冬裡唯一可以送上一絲安慰的即食麵。

陳百強的《念親恩》，如今聽來好像他是預先知道自己將要離開自己的雙親遠去，只能在夢裡送上感恩的話。竟然還有黃家駒的《海闊天空》；現場演唱會裡觀眾跟著他著名的動作打手勢，戴著耳環的他也是那麼的精彩。張國榮的《風繼續吹》，把他和他的團隊送到海外各地華人聚居之處，而他是那樣的陶醉……

劉德華穿著白色背心白色貼身棉褲，在台上張臂舞動，染金的頭髮在他拼命搖頭的強勢動作中成了焦點，道盡了當年競爭劇烈的藝人的努力。當然還有梅艷芳，穿著紅絨旗袍戴著假髮，深情款款地唱著《似是故人来》。惹人思疑的是為甚麼內地的旅遊團隊還更是選擇廿多年前的金人金曲，好像想把香港凝固在那時那刻的記憶裡。是因為他們也同樣在眷戀香港昔日的光輝，抑或是以為香港的流行文化今非昔比？

低成本對抗高科技

古今談
范舉

美國是最富有和最高科學技術的國家，他的致命傷是低成本。美國陷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個戰場之中，並對伊朗進行軍事偵察活動，面對的對手窮得要命，但是他們採用了低成本對抗高科技，對抗昂貴的科學技術。這種不對稱的競爭，使得美國非常狼狽。

美國的人命珍貴，如果飛機飛行員一旦被俘虜，飛機墜毀使駕駛員和機上人員死亡，長期的戰爭的死亡名單將使美國的軍事行動變成了政治危機，引起國內的反戰浪潮。為了解決這個政治難題，美國全力以赴，採用無人作戰的戰略，導彈襲擊和無人控制的隱形戰機的研究製造，耗用了美國上千億美元的軍費。

但是，愈是先進的軍事科學技術，必須使用電腦配合，使用GPS定位系統，這就成為了穆斯林國家以低成本入侵這些複雜的科學技術遙控系統的薄弱環節或者死穴。在伊拉克戰場，無人機傳送到地面的影像片段，都沒有加密，二〇〇九年，美軍就在伊拉克武裝分子的手提電腦，發現大量無人機片段，並發現只消一套約二十五美元的軟件，就足以截取片段。

美國無人機控制系統明顯有很多漏洞。美國內華達州一個負責遙控無人機的空军基地，十一月曾遭黑客病毒入侵，控制員向無人機發送指示的按鍵內容被記錄下來。朝鮮月前亦曾在美韓軍演期間，出動電子手法，干擾參與演習的無人機的GPS定位系統。另外，無人機的傳送系統也容易被截取。怎樣堵塞這些漏洞，美國的計劃要到二〇一四年才可以研製出防黑客入侵的軟件。在軟件進行博奔問題上，美國的成本高昂，其他國家成本很低，電子戰的領域，美國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先進的GPS隱形偵察機被伊朗騎劫之後，美國國防部高官矢口否認有無人偵察機因網絡襲擊被拿下，斥有關說法「可笑」，堅稱無人機墜落「百分之九十五機會只是它自己失靈」。例如過去曾有無人機因失去衛星信號連線，令其偏離航道，燃料耗盡而墜毀。美國新式無人機採用衛星加密通訊技術與控制基地聯繫，即使伊朗成功侵入衛星通訊系統，信息也難被截取破解，更遑論竊擾；根據最新美軍無人機設計，一旦無人機與控制基地連線中斷，會即時暫停行動甚至返航，新一代無人機更逐漸採用自主導航，並無控制信號，必要時可以自爆。美國無人機遠在也門、阿富汗以及其他戰區執行任務，但任務指令受到內華達州克里奇基地操控。伊朗採用了廉價的木馬軟件技術，入侵相關的電腦，當基地針對這些無人機發出的每一個指令，每一個鍵盤動作都被病毒記錄下來。傳這些無人機發出的，可以通過基地人員「手指」記憶硬盤，也可以用電郵入侵。幾十美元的病毒軟件，就可破壞幾十億美元的擴大軍事系統。最後，美國的辯解成為了國際笑話。

每逢佳節

今年農曆新年來得較早，西曆的12月尾已是農曆的臘月初，送舊迎新的氣氛來得早些濃些，市面上室內室外的節日裝飾已經琳瑯滿目，當然啦，花那麼大的財力心力去裝扮這些多彩的物事，總希望可以讓它們早些點綴着外牆和商店，而且也盡量拖些時間，過了新年晚些才拆掉。

在這節日裝飾到處可見、節日音樂隨處可聞的日子，常常會使我想到在英國的節日風光，那兒有真的雪真的針葉松和更濃的聖誕味道。

英國大學新學年多在九月開始，那年我到英國開學不久便進入初冬了。白天很短，下午四時左右便天昏地暗寒氣襲人，不過那時我埋頭苦幹倒也不大理會天氣的變化。瞬間便是12月，研究組裡的實驗室管理員老約翰首先興奮地和同事們談起市上出售聖誕禮物的狀況。原來，他們有這樣的習慣，年終的聖誕剛過了，跟着會有大減價，那便是開始搜羅新的一年聖誕禮物的時機。整整一年，他們都會留意着廣告和商店的招紙，細心着整地收集着適當的禮物。這不由我不佩服和欣賞他們這似乎是傳統的做法，在聖誕節這每年最隆重的節日，對每一位親人和好朋友都會送一件稱心合意的禮物，不管價值如何，但總希望是適合受禮的人。因此，籌備禮物時得很費心思，既要考慮自己的錢袋，也要斟酌受禮者的口味和需要，如果揀到了兩全其美的禮品就皆大歡喜了。因此，這工作要用一整年的時間去花眼力和腦力，馬虎不得。而且，我感到，他們大部分人把這看成是樂趣。

除了籌備禮物之外，12月的特色便是準備回家和舉辦小規模的、辦公室研究室的午餐聚會。某一中午，我們研究室的導師、研究生、實驗員等十幾人

相約往校園旁的一間酒吧，每人一杯啤酒一客三文治或者夾肉硬麵包，坐着或者站着，壁爐火光熊熊，滿室柴煙刺眼，圍圍地吃完了，幸運的話會由導師結賬，否則便是go Dutch（各付各的）了。

12月的下半月，研究室似乎進入半休狀態，上下班時間不準，個別的已經打道回老家。再過一星期，研究室似乎癱瘓了，有時空空的只有我。第一年，不知就裡頗感奇怪，以為偶然如此吧，看看過道旁其他研究室也冷清不少，才感到很有歲晚收爐的味道。

快臨近聖誕，導師忽然跟我說請我吃晚飯。我受寵若驚，而且在學校膳堂吃了幾個月的英國飯菜也希望可以好好地飽飽地補充一下。導師駕着那老福特到宿舍接我，開到他家，那是典型的前後花園的兩層獨院。第一次認識他的太太和兩女一子，稍寒暄一會便開始晚餐，首先是一盆清湯，然後是燒牛肉和約克布甸，導師給每人切了一塊，加上煮馬鈴薯和比利時菜頭（Brussels sprouts），肉很薄味還還可以，吃畢，導師似乎循例一問還要否？眼見無人響應，我也只好謝了。跟着是甜品，因為聖誕所以那是聖誕布甸，甜得膩，但可飽肚，很享用。飯後，導師給我倒了一杯冰酒，半晌，他給我端來禮物，兩冊書：字典和《園藝武士》。我驟然記起節日禮物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頗不知所措和尬尷，因為此行我是兩手空空無一物也。這一頓是我在英國受過的第一次家宴，回到宿舍我要補充幾片餅乾。

聖誕前夕，老約翰很早便約了我到他家。這次我學會了帶一個香港國貨公司的小花瓶作見面禮。見了約翰太太，恭恭畢敬地奉上，他倆當然也對這中國瓷器大加讚美一番。菜式也大致如前，只不過



倫敦街頭，瀟灑濃濃的聖誕氣氛。



精美的小擺設。

燒牛肉換了是烤火雞（也是一薄片）。老約翰笑說：過了節的一個月他每天都會帶火雞三文治上班。臨別時，約翰太太送我一小盆兔仔花，是她親手栽植的。

第二天節日，我自我放假半天，上午在宿舍聽聽音樂，準備煮些豬腩肉下飯。忽然，門響，原來是實驗員希素和她的丈夫來「拜節」，據她解釋，英人有這俗例，聖誕節會去探訪親友，我非常欣賞和讚嘆這風俗，那和我們的「拜年」一樣的親切和溫馨。希素是烹飪高手，她給我帶來一盒自製曲奇，我苦無以奉還，匆忙把書堆中的一卷複印齊白石水墨蝦找出來送他倆欣賞。

聖誕節後是新年，英國人不興大事慶祝，除夕和元旦的氣氛遠不及聖誕。大除夕晚上，大學裡幾名香港學生相約到學院膳堂，冷冷清清的很少留校的學生光顧，我們吃過那冷冷淡淡的晚餐，沒有去處，小林竟然興起，拿了一張報紙搓作球狀，在空蕩蕩的堂內幾個人踢起毽球，溫暖一下異域的鄉愁。

學生的假期較長，研究生就沒有規定，過了節日，用功的便自行開工。住在學校附近的彼得衛廉士夫婦約了我星期天往他父母的農莊逛逛和午飯。老衛廉士夫婦是約克郡農民，家住約克域附近，他們有一塊菜地，但該地大部分已被另一位兒子蓋了豬舍，那兒子是牛津畜牧專業畢業生，學以致用，

門進去，室內頗陰暗，陳設也頗古老簡單，老衛廉士白髮白鬍子，坐在壁爐前搖椅上親切地和我打招呼，在喉嚨裡咕嚕出來的約克鄉音真難明白，彼得告訴我：不但發音濃重而且他們還有獨特的字彙，所以，外人頗難聽懂。老太太忙於張羅着午飯，彼得太太幫着安排。一會兒大家便坐在厚木桌旁品嚐這頓農家飯了。雜菜湯的材料來自屋邊的自留地，主菜是燒豬肚來自屋後的豬舍，我最喜愛的蘋果批是用果園中的紅蘋果加上自製的奶油，還有大盤熱騰騰的萵苣、紅蘿蔔和馬鈴薯放在桌上任君取用。老太太穿著樸實的衣裙，紮着圍裙，裹着頭巾，面帶笑容但不多說話，非常殷勤地為大家佈菜和添食。這次我學乖了，帶來了中國紅茶作為見面禮物，而飯後大家喝的就是這祁門紅茶。也正是這時候那豬倌小衛廉士滿身泥塵地闖進門來，膠套靴也沾着泥巴，從他那鬍鬚參差的臉上依稀可見到老衛廉士年輕時的相貌。做他這一行是沒有星期天的，他清理完豬圈再清理一下自己便要去做教堂做禮拜。

多少年來，聽過了多少次聖誕音樂，看過了多少七彩燈飾，每一次都同樣使我回想起約克節日，那裡的人和倫敦有所不同，淳樸民風居然有着和我們相似的風俗，令我懷念的最是那洋溢着草香和我觸到原木和泥土的農舍鄉居，耳畔還時迴響着那呢喃的鄉音，雖然難明，但是我永遠感謝和懷念那樸實的友情和心意。

空中樓閣的選民

一個打盡
楊振耀

種票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個人以為起碼可以分成三種現象去觀察。估計選址而未有更新登記的該佔大多數，從過往投票百分比約在登記選民三成多到四成之間，不難看出很多市民對當選民其實不熱衷，何況每回選舉都相隔了一段時間，不趕急的往往事緩則圓；於市民而言沒有更新登記並不影響日常生活，事情擱上一段時日就會忘記了。

至於會用別人地址又或者經安排以未曾居住過的地址登記，是蓄意犯法的行為，意在挑戰整個選舉制度，有嚴打的需要。反而那些空中樓閣的選民登記站，極有可能是路過街頭選民登記站，經不住工作人員不停游說糾纏，不好拒絕於是胡亂提供住址登記，為求脫身免被騷擾的市民，如果是細心分析就不難理解，如果是蓄意的犯罪行為，行為人必定都小心謹慎，盡量減少或拖延罪行被揭發的機會；那些空中樓閣的登記，因為根本就不存在那些樓閣，投票通知書在沒法投遞下，最終必然會被退回選舉事務處，而有機會讓人發覺。需知道但凡選舉臨近，各黨各派都會在選民登記截止前，大力推動坊眾登記為選民，經不起纏繞而胡亂填報附近屋邨一個空中樓閣的單位並非不可能，這種誤報的可能非建制派的專利，亦可以發生在任可推動選民登記的黨派中。故只有經過安排下，又或者故意商借別人的地址去虛報，而又前往投票，意圖影響最終的選舉結果，方是實質在犯法行為。

依日前警方與廉署公佈的個案數字，這種違法行為雖有，卻不是太多。所以以千宗以上的投票，如最終只有零星的個別案件被控罪成判刑也不足為怪。

這一年聖誕

記憶後書
鄭政恆

不論有沒有假期，電影都是少不了。在神探福爾摩斯與職業特工之間，我選擇前者；在動畫與真人演出電影之間，我選擇後者。於是，我看了徐克的《3D龍門飛甲》，覺得還不錯。

聖誕假期的最後一天（二十七號）五時在電影資料館，有香港差利座談會，由家明和我主講。座談會就在吳宇森早年的瘋狂喜劇電影《滑稽時代》放映之後（電影是不錯的）。當日我除了談五部香港差利電影，也會說說過去香港關於差利的電影評論文章。之前說過，銅鑼灣Bathous Shop三樓有一「重複」回憶「繪畫作品展」，是淋浪、淋漓和張浩強的聯展，聯展過後是三人各自的個展。最近，淋浪的《板間房》和淋漓的《紙皮人》等作品受到關注，我十分高興。他們二人的展覽先後圓滿結束，現在到張浩強的個展「兩個海洋」，我一定捧場。因為之前在聯展中，已發現張浩強的作品充滿知性內涵，以存在哲理的角度審視都市人的內心世界，也運用新銳的手法帶入社會議題，總給人一再反思的空間。他的引言寫得很好：「[兩個海洋]，一個淹沒了巴別塔；一個覆蓋了草原。他們互相衝擊，又互相融合，像海岸線不斷轉移，在這永恒的爭戰中，體驗（存在）及（存在的退隱）之互換。」很期待他的展覽。

假期中，可以讀厚一點的書，因為平日沒有機會看。歌德的作品一直在我的書櫃裡，現在有機會看了。還是應該看看香港本土的小說作品呢？兩者各選一些吧。反正聖誕之後，就是元旦；元旦之後，就是農曆新年了。

紀念柯正平老

生活語錄
吳康民

澳門的柯正平先生，在澳門回歸前後，是一位十分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已經居留澳門，在抗美援朝時為內地運輸戰略物資，在中葡關係的幾個關鍵事件，他起了斡旋的作用，在團結澳門愛國人士如何賢、馬萬祺、何鴻燊等人，他也盡心盡力。他在六年前以九十四高齡去世，今年是他誕生一百周年，澳門各界為他舉行紀念座談會，我應邀前往參加。

柯老是我的前輩，他和我家兩代人都關係密切。先父吳華胥早年參加革命，在香港與柯老兄弟結緣，我的大哥則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東縱活動中與柯老有聯繫。

余生也晚，最早先認識柯老的哥哥柯麟醫生。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柯麟老把他兩個孩子送到我所服務的香港培僑中學讀書，我還當過他的女大兒柯小英的班主任，近年還經常在北京會過面。一九七五年，柯老和我，都當選全國人大第四屆代表，同時當選的還有何厚鏞副總理、澳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等人在座。

柯老的優點是平易近人，能聯繫各階層各方面人士，對後輩諄諄善誘，革命經歷和社會經驗豐富。在北京時，我常見有一些名人到他處領教，其中就有音樂家劉詩昆等。當日的紀念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鏞、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徐澤、澳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等人在座。

柯老退下第一線以後，我每到澳門，都前往探望，他到珠海養病，我也專程前往問候。最後一次見他，他已病重住在鏡湖醫院，不料竟成永訣。

柯老是我前輩，他和我家兩代人都關係密切。先父吳華胥早年參加革命，在香港與柯老兄弟結緣，我的大哥則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東縱活動中與柯老有聯繫。